

地菜清香摇曳春(随笔)

花香心悦

地菜,在我家乡的农村,称之为地米菜,就是书面语言上所说的荠菜,大多数地方都是喊它为地菜,也有少数地方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叫做干油菜。

地菜,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矮小,茎部矮缩,叶片呈羽状分裂,都是匍匐在地上生长,像一个大大的"米"字,开着小白花,扎根在乡野地头。家乡人,把地菜称呼为"地米菜",也许是因为它生长的形状像"米"字的缘故吧。

地菜和春天一起萌发,每年从冻土中探出头,带着一股倔强的生机,如繁星般点缀在初春的田野上,无需园丁的呵护,自顾自生长与开花,带着泥土芬芳的乡愁,诠释着野性而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宣告着严寒的终结,摇曳

着春天的到来。

南宋文学家辛弃疾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诗句,说的就是地菜,已从泥土里长出翡翠,散发着田野的清气,摇曳着春日的气息了。

儿时,每到农历的三月初三,我都要带上一把铲子,挽着一只篮子,帮家里,从田间地头,挖一篮子地菜回来。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大家都有食用"地米菜煮鸡蛋"的传统习俗。母亲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吃了地米菜煮的鸡蛋,可以强身健体,特别是能使腰不酸,腿不痛,眼不花,走起路来,健步如飞,鹅卵石都能踩烂。母亲还说,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人们只要喝了地米菜煮鸡蛋的汤

水,能够防止头痛,防止脑膜炎.....

在乡野田间,平凡的地菜除了用来煮鸡吃外,还有多种吃法:可以做炒食吃,可以打肉汤吃,可以作为馅料制作饺子吃和菜卷吃等。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地菜成席上珍,成春季的时令野菜,已历史悠久。《诗经》里曾有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可见,地菜入馔,吃着是鲜甜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对地菜的一种吃法有过描写:"荠菜焯过,切碎,和香干细丁同拌,加姜米,浇以麻酱油醋,或用虾米,或不用,均可。这道菜常抻成宝塔形,临吃推倒,拌均。拌荠菜总是受欢迎的,吃个新鲜。凡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

人们都知道,地菜是荒郊野外与田间地头生长而常见的一种野

菜。这种野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食后可增强大肠蠕动,促进排泄,从而增进新陈代谢,有助于防治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糖尿病、肠癌及痔疮等疾病的功效。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还有一句口头禅:"三月三,地菜当灵丹"。意思是说,农历的三月,也就是阳历的清明节之前,吃了地菜好处多,要我们一家人多食用。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最爱吃的是母亲用地菜煮的鸡蛋哩。

又是一年阳春三月,我家乡的农村不但有野生的地菜,还有家乡人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人工种植的荠菜。我在家乡的农村有约,你来不来一同食用,一饱口福?

父亲的犁耙

作者:彭迎港(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

家里那把犁耙,靠在墙角三十多年了。木把儿被父亲握得光滑发亮,犁铧磨薄了好几回,他拿去铁匠铺加钢,回来又在磨刀石上蹭,蹭得能照见人影。耙齿断过两根,他自己找钢筋打,焊得歪歪扭扭,可照样结实。

我问过父亲这犁耙哪年买的,他蹲在门槛上想了想,说:"分家出来头一年买的。没有犁怎么种地?借了三十块钱,在集上挑了半天。"说完,他拿手在犁铧上轻轻抹了一下,像在擦一件珍藏的宝贝。

小时候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扛着犁下地了。晨光落在犁耙上亮闪闪的,他那双大手粗糙得很,可扶着犁把稳稳当当,吆喝一声老黄牛就拉着犁往前走。泥土翻起来黑油油的,一股子腥香味儿漫开来,我跟在后头踩

泥巴,父亲回头喊一声:"别躲垄沟,踩实了不好种。"等我跳开,他又接着犁,一趟一趟,地就跟梳过似的。

村边的小溪哗哗流着,田埂上野花野草随风摇曳,远处村子里几户人家的烟囱冒出炊烟,歪歪扭扭升上去。歇晌的时候,父亲坐在地头吃干粮——那是母亲用旧布包的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他掰一块塞嘴里慢慢嚼着,眼睛还盯着犁过的地,数着还有几垄没犁完。

夏天太阳毒,晒得地皮发烫,父亲光着膀子犁地,后背晒得黝黑,汗珠顺着脑门往下淌,流进眼里就抬胳膊蹭一下。我跟去送水,看见他嘴唇干得起皮,把壶递过去,他仰着脖子灌几口,喝完把壶还我,说:"回去吧,晒。"又转过身吆喝起牛。

有一回耙齿被树根别断了,父亲蹲下来把那截断齿捡起来翻来覆去地看。晚上回家他摸出焊枪自己鼓捣半天,焊得歪歪扭扭的,装回去一试,咧嘴笑了:"还能用。"

秋风起了,地里谷穗黄澄澄的,风一吹晃悠悠悠悠。父亲又扛起犁耙整地种麦子,这时候地硬,犁起来费劲,他时不时就会喘粗气。收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扛着犁往回走,我跟在后头看见他走几步歇一下,肩膀上的犁耙压得身子往一边歪,可他一直扛着,没换过肩。

冬天,地冻实了,盖上雪睡了。父亲把犁耙擦得干干净净,打来一盆水用旧布一点一点擦犁铧,连耙齿也一根根仔细清理,抠净齿缝里的泥,再用草绳捆好。弄完了他站在那儿

看半天,伸手摸摸犁把,木头上磨得光滑溜手。有时候半夜我醒来,看见柴房那边有手电筒光一晃一晃的,趴窗户一看,是父亲又去看犁耙了。

如今,父亲老了。以前能扛起一家子的脊背弯了,那双手干了一辈子活儿,满是厚茧和裂纹,冬天裂得出血,他就抹点蛤蚧油,用布缠着。可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那片地。每次我打电话回去,他总要念叨几句:东边那块地今年种了什么、长得咋样,西边那块荒了、草多深。

今年我回家,他带我走到村西那块荒着的田跟前,看了半天说:"这块地,以前种啥收啥,肥得很。"说完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地埂上长满了蒿子,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在黄山寨融入山野

方华

亲近自然,回归山野,安徽庐南的黄山寨是一处不错的选择。

从山洼处的田园综合体小满田滕入山,三月的梯田正是油菜花开,一片金黄将古老的村庄阳家墩晕染得如同画境。据说至夏秋之际,千亩荷花盛开,更是美轮美奂。

举目青山如黛,层叠叠嶂,苍莽逶迤。薄雾轻笼下,宛如仙境的山野,诱人迫切深入。而身临青山绿水,你会不由自主地舍弃车马,徒步这片仙踪绿野。

"连峰相属,一中峰特起,高耸云际",这便是"邑东南群山之祖"——黄山寨。黄山寨因东汉末年黄穰、唐朝末年黄巢两位黄姓农民起义军首领在此屯兵扎寨而得名。徒步线路,便围绕着这座曾留下周瑜、白居易等历代名人足迹的奇峰峻岭展开。

从欧阳修后人避乱隐居而建的有六百余年历史的阳家墩古村漫步而上,穿龙门巷、灯艺巷、健武巷,领略山村风貌。在牯牛泉、继文池边驻足俯瞰,感悟一座村庄历史文化的厚重。然后沿黄山水库清澈的波光一路入山,坦途截断处北向,开始进入登山道。

穿过一片正抽芽的野生茶园,山势渐显陡峭。随坡就势的石阶路,险处似云梯陡峭壁立,缓处如飘带在林木丛中蜿蜒。山中林木丰富,毛竹、松杉、大叶榉、鹅掌楸等触目可见,低处的盐肤木、商陆、杠板归、六月雪等灌木和草本时入眼帘。这些草木和花朵装扮着山野,也点缀着旅程。

白居易留诗:"一拳怪石老山边,头角峥嵘几万年。毛长苍苔春雨夜,身埋芳草夕阳天。"黄山寨的石头妙趣天成,自然生动,堪称一绝,它们鬼斧神工,造型奇异,像笋立、像花放、似猪奔、似马昂、如龟伏、如猴眺.....

在主峰的北面仰望,峭壁上有一新月形的岩洞,洞深宽皆不过两丈余,但洞底深不可测,因处绝壁,古今鲜有人探。相传东汉著名方士庐江人左慈,曾来此方山野采药炼丹,并在此洞歇宿及研习道术,故名"仙人洞"。因此洞口常年有老鹰盘旋,乡人又称"老鹰洞"。

将绝壁上的老鹰洞踩在脚下,"爬"过巨石成峰的鲫鱼背,即可到山顶的一片开阔平台。站在当年周瑜立足指点江山处环顾,可见群山如一片荷叶展开,有大小五个湖泊似晶莹别

透的水珠在绿叶上摇晃,一派平和美丽景象。

回首东南方山野深处,雾岚深锁,峰峦苍茫,几无人烟。心想,即便是繁华如当下,也是有人迹罕至的山野吧。比如与黄山寨相连的青龙尖这一片山峦,即是给人一份"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新奇感。

从黄山寨向东南折向青龙尖,山虽不高,却荆棘密布,杂木丛生。灌木丛中隐现一条羊肠小道,据说先是采药人留下,今有探险好奇者加之。这条与黄山寨徒步道相连的越野线路,是探秘猎奇者的乐园。

行百余米,即见一片岩石裸露,或嶙峋,或圆润,或横亘成冈,或壁立成崖。据志书记载,此处曾有建于秦汉、毁于民国时期的龙王庙一座。

道庙已是踪影难觅,一口天地造化的龙王井却赫然入目。龙王井的奇特之处在于此井天然形成,位于一块巨大无缝的岩石中间,长年不涸。即便遇上半年不雨的大旱之年,山顶上的这口井水亦是满溢。

穿行这条越野线路,我更愿把它称为红色线路。因为在龙王井的前后,就有两道至今仍清晰横亘在山梁

上的战壕,这是当年新四军为狙击日寇留下的。随着脚步在山脊跋涉,这样的战壕出现几道。

这片山野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地方革命武装——桐庐独立团的活动地。在崎岖坎坷的山道上行走,哪一片山石曾停歇过战士的疲惫?哪一片丛林曾隐藏过先辈的身影?

山下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着当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和土匪杀害的顾正均等5名先烈。

翻山越岭,跨溪越沟,攀木拔草,披荆斩棘,这条越野线路,为我们打开野趣,融入自然,也让我们深刻体味,这些扑入眼帘的无限风光,都是来之不易。

缘山南折下山,在一座山一个个神秘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中穿行,回到阳家墩古村边水光潋滟的水岸边。

在依山傍水的农家乐里,来一盘山泉水炖的山鸡、清炒一盘新鲜的竹笋,再来几只当地特色的米饺,原生态的美味,为这趟环绕山野的徒步之旅打上圆满的句号。